

第六十九章 前往寺廟找證據

忠勇侯府宴會結束之後，永南郡主私留了胡夫人與胡姑娘說話，她將胡姑娘在宴會上繡的帕子給胡夫人瞧。

胡夫人一眼就看出了端倪，難怪當時不見胡姑娘的帕子，這丫頭帕子上明顯有敗筆，便是永南郡主想給她評個魁首也糊弄不過去。

胡夫人拿著帕子臉色鐵青，胡家求了永南郡主幫忙，女兒就這樣胡來！

永南郡主不知其緣由，但她向來喜歡這個義女，便與胡夫人笑道：「這回繡不好就算了，她祖父是閣老，狀元郎做了翰林，誰不奔著閣老去？胡家提點一二就好了。」

胡夫人笑著謝了永南郡主。

永南郡主瞋了胡夫人一眼，道：「還跟我見什麼外？」

其中內情胡夫人自然就不好外道了，她順便又問了永南郡主一句齊王妃現在身體如何。

永南郡主是齊王獨女，齊王去世後因齊王妃身體不好，膝下又無兒無女，她便離開了齊王的封地住在忠勇侯府裏。

齊王妃是個老壽星，比齊王多活了十來年，到現在也快七十歲了。

永南郡主道：「上個月皇上還指了御醫過來診平安脈，我母親還硬朗。」

胡夫人放心笑了笑，回了家之後滿心記掛自家女兒的事，她鎖上門質問胡姑娘為何帕子上會有敗筆。

胡姑娘吞吞吐吐地道：「看、看別人繡繡走了神……便有了敗筆。」

胡夫人自己生的女兒自己還能不知道？她握著姑娘的肩膀，又捧著她的臉細看，道：「妳近日怎麼臉色蠟黃，魂不守舍的樣子，可是遇著什麼事了？」

胡姑娘搖搖頭，咬唇不肯說。

胡夫人只以為她身子不舒服，做了請大夫來的打算，又笑問她，「妳祖父看上了顧狀元，今兒妳瞧見沒有？狀元郎儀表不凡，才學也出眾，配妳配得上，待妳祖父——」

「母親！」胡姑娘聲音有些尖利，打斷了胡夫人的話，側了身子，道：「女兒不想嫁他！」

胡夫人方察覺出端倪，問了兩句，胡姑娘不肯說，她便沒再問，而是回了自己的院子，著管事嬤嬤查問胡姑娘近日動靜，和各個門上人口出入。

這一查便查出了問題。

胡家族學裏今年收留的一位讀書人，近日入府找胡家公子請教學問有些頻繁，這讀書人二十來歲以舉人身分進京趕考，可他今年還是個舉人。

胡夫人查清楚兩人沒有獨處過，快刀斬亂麻斷了舉子進門的路，讓兩人見不上面，胡姑娘的所有訊息也沒法傳遞出去。

胡姑娘料到母親可能猜到了她的心事，發急生了病，因為病得蹊蹺，到底有些流言傳了出來，幸好胡家內宅管理得井井有條，流言很快就消散，並未傷及胡姑娘名聲。

永恩伯府裏，謝君嫻在忠勇侯府裏得了一個鐺子，回來關起門悶頭畫了一整夜的蘭花，廢了無數紙，第二天就準備將鐺子處置了，她本想收起來了事，又實在忍不得沈清月有跟她一樣的鐺子，正逢永恩伯輸了許多銀子，削減了她的月例銀子，摔了嫌可惜，便著人悄悄去做了死當，低價賣出。

丫鬟去當的時候鬼鬼祟祟，生怕被人瞧見的樣子，加之這鐺子水頭好，才一根棉絮，當舖裏的人收了鐺子，暗暗提防怕是贓物，小心保管起來交給了顧家大掌櫃。像這一類好首飾大掌櫃一般都交給顧三，留給顧家女眷自己用，或是拿去送內宅夫人們做人情。顧三想著他妹妹心情不好，轉手就送給了顧四。

顧四得了首飾當然高興，又追問顧三，顧淮到底什麼時候得空回來一趟？

顧三回顧四道：「男人有男人的事業，妳別老問他，學妳的女紅去。」

顧四不肯，和顧三鬧起來，顧三只好將顧四丟給他母親處理。

顧夫人如今當著家，已經知道了顧淮的事，勸顧四斷了念頭的時候不免嚴厲了些，顧四便跑去找顧老太爺。

顧老太爺沒說什麼，只叫她先回去，隨後便讓顧三明兒去給顧淮傳話，讓他得空回家一趟。

顧淮在翰林院當差，下了衙門再坐馬車回家天都黑了，而他剛到家福臨就回來了。福臨告訴顧淮，「爺，叫您說對了，趙公子去隆福寺的確有異常，他養了個外室，碰頭的法子很隱蔽，小的還不知道外室在哪兒，只知道外室定時會去上香。」

顧淮眉毛一抬，想起了沈清月在忠勇侯府裏看趙建安的眼光……她為什麼看趙建安卻不看他？他之前在沈家時酒後說的那幾句胡話，她難道絲毫沒有察覺出來什麼嗎？

顧淮摸不准沈清月的心思，也擱緊了筆，道：「明兒你繼續去跟著，順便去胡掌櫃那邊走一趟。」他話鋒一轉，道：「罷了，胡掌櫃那邊我自己去。」

舒閣老近日也該閒下來了，舒閣老見沈清月之前一定會先見他的。

次日顧淮下衙門之後順道去見了胡掌櫃，送了幾幅畫過去。

胡掌櫃果然同顧淮說：「公子過幾日休沐可要空出時間？大人要見您。」

翰林院一月休沐五次，顧淮欣喜應之。他與舒閣老的關係非常隱蔽，若非必要舒閣老不會見他，想來這是要與他商議和沈清月的婚事了。

顧淮嘴角不自覺地揚著，他不知道沈清月會不會答應……應該會吧，趙建安不過是一個國子監的學生，功名和前途怎麼能和他比？她肯定會選他的。

顧淮從青石齋裏出來，可巧看見羅嬾嬾也剛走不久，更加料定舒閣老要與他提沈清月的親事，他臉上掛著喜色回到了家，見顧三就在廳裏，於是領了人去書房說話。

顧三先是催顧淮回家一趟，又說：「還記得我與你說過吧，胡閣老原是有意拉攏你，本想與你結親，這兩日不知怎的，又與顧家說沒這個念頭了。」

顧淮之前就囫圇聽了兩耳朵，根本沒往心裏去，現下聽到胡家變卦，淡淡「哦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是何故？」

他聽說去忠勇侯府那日胡姑娘也去了，胡姑娘是永南郡主的義女，那日他滿耳朵只聽到沈清月和謝君嫻的名字，沒聽到胡家的，便覺得奇怪了。

顧三道：「胡家沒說，大嫂派人去打聽的，對外說是胡姑娘病了，其實是不肯嫁。」

顧淮眉目淡然，只問：「大嫂身子可好些了？」

顧太太年後小產，養了好些日子。

顧三打趣道：「你還知道關心家人？勞你記掛，大嫂好了。」他轉身欲走，提醒說：「休沐記得回家一趟，你總推諉，還能推到天荒地老去？」

顧淮難得眉間一抹淺淺的笑，聲音朗潤道：「這次休沐我先去見舒閣老，見完了再回去。」

顧三微愣，似乎猜到了什麼，料想自己也說不動顧淮，沒多說便走了。

六月盛夏，烈日懸空，蟬鳴不休，雁歸軒裏有兩分田地，更是蛙叫蟲鳴不絕於耳。沈清月屋子裏放了冰，丫鬟在旁邊打著扇子，她中午睡不著，歪在榻上看帳本，羅嬾嬾從外面見了胡掌櫃又收了帳本，這才趕了回來。

羅嬾嬾一進屋子，沈清月給她叫了冰鎮的綠豆湯，還親自給她打扇子、遞帕子給她。

羅嬾嬾按下沈清月的手，欣慰笑道：「姑娘這是折煞我了，老奴自己來。」

沈清月便揮手叫丫鬟下去。

羅嬾嬾喝了兩口綠豆湯，舒坦了一些，笑著道：「與姑娘說樁好事，胡掌櫃家的大人要見您。」

沈清月眉頭微攏，手裏的扇子也不動了，過了一會才重新輕輕地打著扇子。

羅嬾嬾臉上帶著和藹的笑，聲音很低很溫柔地道：「老奴也不知道姑娘的事，只知道胡掌櫃說姑娘心裏明鏡兒似的，讓老奴把這些話傳給姑娘就是了……有大人庇佑，姑娘以後的日子就好過了。」

沈清月臉頰越來越紅，望著羅嬾嬾，眼眶泛紅低聲問道：「羅嬾嬾您不知道？」

難怪日常與羅嬾嬾相處不見她露出半點破綻，原是絲毫不知情的人。

羅嬾嬾搖頭道：「老奴的舊主家與大人家有故交，老奴只知道要來伺候姑娘，別的一概不知，不過老奴知道姑娘過得辛苦，胡掌櫃背後的大人老奴雖不知道身分，卻知道比沈家強上許多，姑娘去見了大人以後就有出頭之日了。」

她說著說著眼睛也漸漸發紅，微有哽咽道：「那日姑娘從二夫人院子裏回來，眼睛裏又有血絲，眼皮子都腫了……老奴不知道姑娘的心思，姑娘不願意說，姑娘的委屈老奴也沒法分擔，但大人肯定能給姑娘做主，老奴知道姑娘是個要強的人，但女人過日子實在不容易，該靠自己人的時候就要靠一靠。」

沈清月知道羅嬾嬾說的是肺腑之言，放下扇子緊緊握著她的手，勸慰道：「您別哭呀，您說的話我都記著了，真真兒的。」

羅嬾嬾這才破涕為笑，擦了眼淚又與沈清月道：「隆福寺那邊，跟的人只說趙公子行動詭異，卻瞧不出有什麼異常之處，姑娘恐怕要耐心等幾天，換個人再去查一查。」

沈清月搖首道：「不，我親自去。隆福寺就那麼大，他走的都是同一條路，總有異常之處。正好我姨娘的孩子月分很大了，我去替哥兒姐兒祈福順帶去一趟。」

趙建安越是這樣，沈清月越是篤定，有外室的人八成是他。

羅嬾嬾點著頭，道：「隆福寺那邊興祭拜神像，姑娘也可以買幾幅神像過去掛在佛塔裏，列上姨娘的生辰八字，菩薩便不會保佑錯了。」

沈清月莞爾道：「與姨娘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豈不是有福了？」

羅嬾嬾大笑道：「可不就是託姑娘的福！」

沈清月挑了個好日子出門上香祈福，正好也是趙建安休息的日子。臨行前她和沈世興打過招呼，還告訴他在忠勇侯府那日沈清妍悄悄跑出去過，但是不知道她有沒有做什麼。

沈清月跟沈世興說：「妍姐兒素來不喜歡我，我管她恐怕引起她的逆反之心，父親多多替她上心，以免她行差踏錯。」

畢竟前世沈清妍走的路子就不正，勾引有婦之夫張軒德，照著目前蘇家的情況來看，還不知道她和蘇言序是不是也是這樣勾搭上的。

這一世吳氏還是品行不端，沈清妍性子早定了，又是在吳氏跟前長大的，眼下雖然乖巧，卻不知道心裏藏著什麼，沈世興必須對她上心。

沈世興點了點頭，表情肅然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有吳氏在前，他當然要避免女兒和她一個德行。

沈清月交代完，要了姨娘們的生辰八字，等吉日到了便和羅嬾嬾一起出門去隆福寺。

路上，沈清月隨便找了鋪子買幾幅神像，親筆寫上了姨娘們的生辰八字便收起畫，給丫鬟抱著拿上馬車。

從沈家到仁壽坊隆福寺要過西長安街，會經過翰林院門口。因沈清月要出門，福臨早跑去給顧淮報了信，顧淮藉故往翰林院門口去了幾趟，就看到了沈家的馬車正在過橋。

顧淮穿著青色的官服，身姿挺拔高大，生得又十分俊俏，往街上一站，來來往往的人都在看他，他佯裝在旁邊店鋪裏買東西。

沈清月的馬車要過橋，車上的人得下來步行過去，她便帶著面紗扶著羅嬾嬾下車，讓春葉抱著畫跟著在後面。

顧淮就在離橋不遠的店鋪裏，沈清月從橋上過去一眼就看見了他，她還看見顧淮看過來了，但她僅僅看了一眼而已便收回目光，直視前路。

前世顧淮是別人的丈夫，這一世陰錯陽差才跟她有了交集，燈節夜裏，沈清月可以說顧淮是看在沈正章和舒家的面子上才會出手救她一命，但他考狀元那次便是

帶了私心，即便他的私心可以是因為舒家，但於她一個閨閣女子而言已是出格了。何況見了胡姑娘後，她越發堅定了遠離顧淮的心思，這會子正轉身等馬車過來，絲毫沒有看顧淮的意思。

顧淮也瞧見了沈清月轉了身子故意背對他，彷彿不認識他一樣。

便是為了避嫌，微微點頭示意就好，怎麼將他看做陌生人了？

顧淮又看見春葉手裏抱著畫，他猛然想起青石齋的事，從前沈清月對周學謙便是如此。

他攥緊了拳頭，心裏隱隱有了不好的猜測，她果然是看中了趙建安嗎？她從哪裏知道他？她只是看中他的出身還是喜歡他的人？她可知道姓趙的早就有了外室！

橋尾，沈清月上了馬車，頭也不回。

馬車過了西長安街，到了和東長安街交接的路口便轉彎去了十王府的方向。過了十王府到了照明坊，從雙碾街就能進隆福寺。

顧淮敢斷定，沈清月就是去找趙建安的！

他就站在街上，什麼也沒做，莫名脖子就紅了起來，額頭上冒出青筋，他面色沉鬱，大步走到還沒走的福臨跟前叫他去備馬車，然後進翰林院告假，換了青色直裰，等福臨趕了車來，立刻上車跟了過去。

而沈清月的馬車此時都走到十王府附近了，羅嬾嬾問道：「姑娘，您看什麼呢？」沈清月放下車簾子，道：「沒什麼，想起前面就是燈市，也不知道有沒有走馬燈賣？」

羅嬾嬾笑道：「家裏的走馬燈姑娘還沒點過呢，中秋也不遠了，今年中秋在園子裏遊玩的時候可以把走馬燈點上。」

沈清月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。

京城裏的街道很平坦，人還不算多，馬車很快便到了雙碾街上，沈清月讓馬車就停在隆福寺門口。

羅嬾嬾打發了春葉去買東西，在車裏與沈清月附耳道：「前兒派人跟著的時候，差不多就是這個時辰，趙公子會過來一趟，在門口買了香就進寺廟裏去。」

沈清月挑開簾子往外瞧了一眼，正好春葉回來了，手裏托著熱騰騰的青糰子。

沈清月隔著帕子往嘴裏塞了一個，咬了半口細嚼慢嚥吃完了。

羅嬾嬾仔細地盯著門口賣散香的婦人，沒多久趙建安來了，她拉了拉沈清月的袖子叫她看。

沈清月嚥下嘴裏的青糰子仔細打量趙建安，只見他給了提籃子的婦人幾個錢，買了三炷線香，拿著香往裏走。

羅嬾嬾問她，「姑娘，下去嗎？」

沈清月擦了擦手指頭，道：「下去。」

說罷，她下了馬車領著羅嬾嬾和春葉進了隆福寺，留了車夫在外面等著。

沈清月她們跟得遠，趙建安壓根兒沒發現。

羅嬾嬾一邊走一邊問沈清月，「姑娘可看出端倪了？」

沈清月點點頭道：「寺裏又不是沒有賣香的，他何故要在門口買？門外的線香雖然便宜些，他又不缺那幾個錢，若真是誠心的，也不會省這幾個錢。」

羅嬾嬾點點頭，低聲道：「老奴亦覺得不對，不過有些婦人自己做的香是比廟裏的好一些。」

沈清月也沒反駁，跟著進了隆福寺大殿。

隆福寺是五進的大寺廟，最後面還有個高高的佛塔，就是供奉長生牌位和神像的地方。

沈清月沒急著去佛塔裏，先跟著趙建安到了觀世音菩薩的寶殿，在後邊排隊等著祭拜。

她在門口等的時候細細觀察了趙建安拜佛的樣子，他合著兩手插香，卻是右手在前，第一炷香插在中間，第二炷香卻先插了左邊，第三炷香插在了右邊，順序反了。

沈清月悄悄與羅嬾嬾道：「看他就不是誠心來拜佛的，插香都是用左手，他便是習慣雙手，也不該是右手在前……他若拜得少就算了，您卻說他經常來，這很不對勁。」

羅嬾嬾點著頭道：「老奴方才還瞧見他眼神有些飄忽不定。」

趙建安上完了香要出來，就快輪到沈清月進去。

羅嬾嬾在門口瞧著趙建安離開的方向，沈清月拿著香快速祭拜，插好香後順便看一眼趙建安插上的香，卻見線香燒著燒著就滅了，已經燒了的一段根本不像別人的香那般整段整段的掉，而是直接就碎了，是很劣質的香。

沈清月上完了香，讓春葉去問知客僧怎麼去佛塔裏供奉神像。

知客僧指了路，還道：「佛塔那邊有僧人，施主去便是了。」

沈清月謝過，快步走到寶殿的大門口，在甬道上找羅嬾嬾。

羅嬾嬾拉著沈清月，有些著急的低聲道：「他往左邊轉彎就不見了，不知道去了哪裏。」

沈清月蹙眉，道：「無妨，去找找，總共就這麼大……」

今日只是個平常的日子，不是初一十五，來隆福寺的人不算多，且在隆福寺裏供奉長生牌位和神像都不便宜，一年就要上百兩，去佛塔的人就更少了。

沈清月她們在前面兩個寶殿還能瞧得見人，走到後頭越接近佛塔，便看不見什麼香客了。

走著走著，羅嬾嬾就皺眉嘀咕起來，「明明瞧見他左轉進來的……」

沈清月道：「他太謹慎了，除非咱們貼身跟著，否則憑咱們幾個的能耐跟不上他。」

春葉小聲道：「要不奴婢去幾個殿裏瞧瞧？若一會找不到姑娘了，奴婢就回大寶殿去等姑娘。」

沈清月頷首道：「也好，咱們三個一起這樣張望太招眼了，妳把畫給我。」

春葉交了神像，轉身離開後，羅嬾嬾陪著沈清月走過了幾個寶殿，卻只看得見女香客，完全看不見趙建安的影子。

沈清月走得累了，與羅嬾嬾道：「估摸著是找不到了，罷了，去請佛像吧。」

羅嬾嬾應了，陪著她一起去往佛塔那邊，快到佛塔門口她才想起來，銀子還在春葉手裏呢，隆福寺可不興賒帳。

羅嬾嬾掃了一眼，見佛塔門口有好幾個僧人，還有寥寥幾個女香客，便道：「姑娘要是累了，先去佛塔門口等一等，老奴很快就回來。」

烈日當空，沈清月潔白的額頭上冒著細密的汗珠子，她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點了點頭。

今日為著不惹眼，沈清月便沒讓其他丫鬟跟來，如今倒是要遭罪了。

第七十章 廟中巧遇某人

羅嬾嬾去後，沈清月剛要往佛塔裏走，背部卻被什麼東西砸了一下，她警惕地轉身，瞧不見人，只隱約感覺得到甬道旁邊的寶殿裏有人。

沈清月身後不遠處就是好幾個僧人，她朝著寶殿問了一句，「誰在那兒？」

那人露出一點點衣角，沈清月一下子沒認出來，待顧淮跨出來一步的時候，她瞪著眼睛驚傻了——他不是翰林院當值嗎？怎麼會在這裏！

顧淮面色鐵青，望著她，聲音不大不小地道：「過來。」

沈清月愕然眨了眨眼，秀眉攏著，問他，「你怎麼在這兒？」

顧淮定定地看著她，壓低聲音重複了一遍，道：「給我過來。」

沈清月完全沒想到會在隆福寺裏看到顧淮，他像是刻意跟著她來似的。

顧淮負手而立，瞧著沈清月，重複道：「過來說話。」

沈清月抱著手裏的畫款款而去，她剛跨過門檻，顧淮便一把將她拉了進去，還順手把門給關上了。

沈清月掙脫顧淮的手，拿著畫往牆邊退了好幾步，面頰微紅，低聲道：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顧淮冷著臉，盯著沈清月手裏的畫卷，隨即直直地看著她妝容淡淡的臉，往前逼近幾步，壓著聲音問道：「妳不是聰明嗎？妳不是眼光很辣嗎？嗯？」

沈清月不解，只是顧淮逼得太近，她一下子靠在了牆上，只好舉起手裏的畫橫在他胸口，鎖眉道：「顧先生，你到底要說什麼？這裏人來人……」

「這兒沒有人。」顧淮聲音低沉發冷，「我看過，偏殿裏沒有人。」

沈清月稍稍安心，卻還是有些提心吊膽，寶殿裏沒人，外面萬一來人了，還有羅嬾嬾和春葉一會就要回來找她的。

她用力推了顧淮一下卻推不動，面色燙紅道：「顧先生、顧大人……你……」

顧淮紋絲不動地站著，低頭看著她厲聲問：「妳可知道那趙建安是個什麼東西？」

沈清月秀美的眉心隱隱攏出個「川」字，狐疑地看著顧淮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在跟他？」

顧淮不解釋，只眯了眯眼，道：「妳可知道……他有個外室？」

沈清月一雙妙目大大地瞪著，趙建安竟真的有外室！可顧淮是怎麼知道的，他可有證據？

她連忙問：「先生怎麼知道他有外室？他外室在何處？」

顧淮瞳孔一縮，咬牙切齒問她，「妳竟知情？」

沈清月點點頭，道：「我猜到了一些，但不敢確——」

顧淮截斷了她的話，額頭上冒出青筋，一邊抬手從她手裏將畫給奪了下來，一邊擰著眉道：「妳知道妳還……」

沈清月的畫原是要放佛塔裏的，並未繫著，顧淮一拿過去，捏著畫軸畫就自己展開了。

顧淮瞧著畫，嘴裏的話只說了半句直接硬生生地嚥了下去——

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面帶普度眾生的微笑望著他。

顧淮，「……」

沈清月原本還稀里糊塗，然後猛然想起第一次和顧淮私下見面的時候是在青石齋的樓上，她拿著幾幅畫撲倒了他，那時候他大抵就看透她的用心了。

她當時不確定，眼下卻敢篤定顧淮知道她的心機。

兩人各有心思，四目相對，兩張臉都浮了紅。

沈清月腦袋低垂，脖頸略彎，一把奪過畫，側著身子，胡亂地捲起來，眉眼之間似乎帶著些許惱意。

顧淮往後退了一步，乾巴巴地眨了幾下眼，藏在身後的手還是攥著拳頭，他沉默了一陣子，依舊面色鬱然道：「他有外室，不是良配。」

沈清月捲著畫，自顧自低頭悶聲道：「我自然知道，所以才要查個清楚。」

顧淮臉色稍霽，眉毛一抬，疑惑道：「妳都猜到了，還費神查了做什麼？」

沈清月沒回答他的話，冷笑一下，道：「顧大人沒有什麼事了吧？我走了！」

顧淮想拉她又覺不妥，只好道：「妳是跟不上趙建安的。」

沈清月果然頓住腳步，旋身問顧淮：「何故？」

顧淮凝神聽著甬道外邊的動靜，肅然道：「好像有人來了，燈節夜裏我領妳去過的酒樓可還記得？我後日休沐，中午的時候我在那邊等妳。妳先走，我一會兒再走。」

沈清月料想羅嬾嬾她們也要趕來了，便點了點頭開門出去，只是她跨過門檻，走在甬道上的時候，瞧見甬道幾丈之外才難得有幾個人，所以顧淮是從哪裏聽到的腳步聲？他的耳朵竟這麼好使？

沈清月再轉身往寶殿裏看去，顧淮不知道進了哪路神仙的殿竟不見了，她回來這麼久第一次感覺到鬱悶！

隆福寺的確不是方便說話的地方，沈清月也不會追上去找顧淮問清楚，她抱著有些皺了的菩薩畫像往佛塔門口走去，找了個陰涼的地方等著，沒多久羅嬾嬾和春葉便趕了過來。

春葉有些沮喪地小聲同沈清月道：「姑娘，奴婢沒找到趙公子。」

沈清月點點頭，道：「無妨。」

既然顧淮說她跟不上趙建安，十有八九是真的，趙建安此人謹慎到如此地步，可見心機之深沉，自己是絕對不會眼睜睜地看著沈清舟跳入火坑。

沈清月領著羅嬾嬾和春葉交了銀子，往塔樓裏去。

塔樓有好幾層，一層樓的頂上懸掛著大大的銅雕花燭燈，九九八十一支白色的兒

臂粗蠟燭齊齊燃放，照得滿室明亮，側面牆壁裏嵌入無數尊小神像，另有一個臺階似的臺子上，齊齊整整地立著許多長生牌位。

沈清月在知客僧的指引下上了第二層樓，挑了個空位將神像懸掛起來。

神像下放著一溜黃色的軟墊，沈清月跪下對著菩薩拜了幾拜，祈求菩薩保佑姨娘和孩子平安，這幾個孩子原是不該來到世上的，今生因她的緣故出生在上，也不知道是個什麼命運，但願菩薩庇佑這兩個孩子平平安安的長大，方能了她心事。沈清月雙手合十，隨後又拜菩薩，望菩薩垂憐，賜她一樁普普通通的姻緣就好，不求對方榮華富貴，不求才貌雙全，但求對方與她相敬如賓。

沈清月拜完了菩薩，便與羅嬾嬾和春葉一道回去了。

回了家，羅嬾嬾關上門與沈清月道：「姑娘，這次沒跟上趙公子，只能擇日再跟了。」

沈清月搖搖頭，道：「暫時不必。我想起妍姐兒還有一樁事……趙公子的事先放一放。」

羅嬾嬾正要問是什麼事，夏藤打了簾子進來稟道：「姑娘，五姑娘今兒出門了。」

沈清月抬起頭問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
夏藤道：「就在姑娘出門之後，前後腳走的，姨娘的丫鬟來說的。」

「現在她可回來了？」

夏藤搖頭道：「奴婢剛從園子裏來，順便去五姑娘院子看了一眼，院門關著，估摸著還沒回，否則這會不會關門。」

沈清月嘴角沉著，沈清妍要出門必然只能找沈世興點頭才行，自己出門前才跟沈世興打過招呼叫他特意注意沈清妍，怎麼她前腳才走，沈世興後腳就把人放走了！

沈清月起身準備親自去一趟，二門上又有人來傳話，說是羅嬾嬾的兒子來找她。羅嬾嬾一喜，拍了一下大腿，也站起來笑著同沈清月道：「姑娘，老奴今兒回去一趟，就不伺候姑娘了，姑娘自己夜裏不要貪涼！」

這節骨眼上兒子來找她，必然為著舒閣老要見姑娘的事兒，她能不高興嗎！

沈清月淡笑著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走吧，與您一道出去。」

兩人比肩往外走，沈清月在修德院門口和羅嬾嬾分開，她提著裙子進次間裏給沈世興請安，兩個姨娘在旁邊伺候並且朝她微微一笑，客客氣氣地喚了一聲「二姑娘安好」。

沈清月回以一笑。

沈世興正在吃茶，他招手叫沈清月坐，問她今日供奉神像是否順利。

沈清月道：「很順利，又是黃道吉日，知客僧說，可巧挑的位置好，正好在佛塔頂上安放著的舍利子的正下方。女兒拜了幾拜，心願說了好幾遍，想來菩薩定是聽清楚了。」

沈世興似乎心情不錯，笑著道：「那就好，菩薩收了錢，自然要好好辦事的。」

沈清月禮貌地莞爾，隨即斂了笑容，道：「父親，妍姐兒今日出門做什麼去了？」

沈世興揮揮手叫兩個姨娘退下，待兩人走後才回答了沈清月的話，道：「去莊子

上看妳……看她母親去了。」

他垂著眼皮不敢看沈清月，端著茶杯呷一口，緩緩道：「她母親畢竟還在，她去看也是理所應當的，這我不能攔著。」

沈清妍哭得厲害，又學會了怎麼求人，沈世興心一軟，就放她去了。

沈清月手裏繞著帕子，溫聲道：「女兒也沒說讓父親攔她，前院誰給她套的馬？誰給她駕的車？可是父親熟悉的管事？」

沈世興手腕一頓，含糊道：「有妍姐兒身邊的嬾嬾帶著，也是家裏的車夫……」

沈清月沒話說了，有些事不防微杜漸，悔之晚矣。

她又問：「父親近來公務可忙？我瞧您神色有些憔悴。」

沈世興捏了捏眉心，疲倦道：「尚好。」他猜到沈清月想問什麼，安撫道：「妳不要著急，爹替妳相看著呢。唉……只是都不十分滿意，出身好的品性不好，品性好的出身太低，再有其他條件不合適的，我也都沒放眼裏了。」

沈清月也知道找一門好親事不容易，怕只怕老夫人針對她，容不下她，便道：「出身倒不要緊，最要緊的是德行好，女兒不怕低嫁只怕錯嫁。」

沈世興挑揀到現在也不得不放寬條件，他心裏始終有些話記顧淮，但顧淮都是狀元郎了，到現在還成天有人往顧家去提親呢，他實在拉不下去這個臉找顧淮。

這顧淮也真是……既然親事沒定，怎麼不主動來沈家問一問！

沈清月也懶得坐下去，起身告辭，她才走，沈老夫人身邊的嬾嬾便來請沈世興去說話。

沈世興被沈老夫人叫去後母子二人閉門長談，直到天色黑了才回去。

沈世興回去後面色黑沉，負手在院子裏走了許久才回去用晚膳。

兩個姨娘紛紛去沈世興房裏打探消息，只是沈世興什麼也不肯說，只叫兩人回去，姨娘傳信給沈清月的時候便也只籠統地說了兩句。

至於沈清妍到這個時辰才回來，她怕沈世興細問便沒去稟告，期盼著沈世興忘了就好。

沈世興心裏惦記著事，果然也忘了問。

沈清月才吃過晚膳，在院子裏消食，沈世興和沈清妍的事分別傳進她耳朵裏，她便沒繼續在庭院裏走動，洗漱完回了屋子。

雁歸軒裏正要落鎖，就見羅嬾嬾歡歡喜喜地回了，她揮退了丫鬟，眉飛色舞地同沈清月道：「姑娘，掌櫃說定下了，後日下午約您出去一見。」

沈清月雙目瑩亮，點了點頭，驀然想到顧淮與她的約也在後日，想來大人和顧淮休沐時間相同，倒是省了她多找一次藉口出門的心思。

羅嬾嬾挨著沈清月坐下，滿面喜色道：「這下可好了，姑娘的婚事有著落了。待姑娘出嫁，必定就有好日子過了。」

沈清月可沒那麼樂觀，她搖搖頭道：「才聽下人說我父親與老夫人吵了一架，也不知道父親能抵抗到什麼時候……」

羅嬾嬾斂起笑意，寬慰道：「好事將近，姑娘莫要擔心。」

沈清月打算先處理好見外祖父與顧淮的事，便暫且不說自己的婚事，又同羅嬾嬾

提了一句，「妍姐兒今兒說是去莊子上看吳氏，若她在我走之後立刻就走的，不該回得這麼晚，車夫那邊我叫丫鬟明天去問。若有端倪，她下次再出門，您跟著過去。」

沈清妍到底姓沈，她若真像沈清月猜測的那樣，前世是靠勾搭有婦之夫嫁人，這一世她母族失勢，她單槍匹馬還準備走歪門邪道，但凡鬧出點風聲，沈家姑娘的名聲都要受牽連，沈清舟的婚事還不知道能不能順利退成，若退得不順利，沈清妍再鬧出點骯髒事，沈清舟便是王公之女也愁嫁！

沈清月莫名不安，夜裏歇息後作了個不太好的夢，她夢見了前世的事，夢見了她還在張家的時候……幸好一覺醒來發覺全是夢，只是她身上也沁了一層薄薄的汗。

早晨，沈清月早起在廊下修剪月季，春葉從前院打聽了消息回來稟道：「姑娘，車夫說五姑娘在莊子上待了許久才回來。」

沈清月手裏拿著鋒利的剪刀，一不留神，不小心將整朵月季都剪掉了，她道：「車夫可留意她從莊子的院子裏出來過沒有？」

春葉皺眉道：「沒，車夫說他……說他一直待在莊子別院下人歇的地方。」

沈清月擰著眉頭，道：「她母女倆明顯是要把人支開……」她似乎想起了什麼，擱下剪子道：「可是叫阿全的老東西駕的車？」

春葉道：「是，您怎麼知道？」

沈清月冷了臉，她怎麼知道？阿全在沈家當了十年的奴才，酒癮很大，前世就是他送康哥兒出去趕考，害康哥兒摔傷了手，雖然她知道這是吳氏故意設計，怕康哥兒連續五年考不過府試遭沈世興責罰，但阿全自己若不喝酒駕馬車也誤不了事。

她吩咐道：「不必去問了，下次地再讓阿全駕車出門，叫羅嬾嬾領著人跟緊了！」

天擦黑，顧淮下了衙門，準備回家換件家常衣裳，就去顧家談他的婚事，結果福臨給他遞上來一張名帖。

顧淮一看，是永恩伯府的帖子，大紅的帖子、漆金的字，他隨手翻開掃了一眼，謝家竟然想請他上門做客，其意不言而喻。

顧淮狠狠地撕碎了帖子，冷冰冰地道：「荒唐！」

福臨沒接話，他看著裝廢紙的筐籠，也露出了一絲絲厭惡的神色。

顧淮在書房隔扇旁的高腳架子上放置的水盆裏仔仔細細地洗了手，洗掉了在永恩伯府帖子上沾到的金粉，道：「趙建安的外室那裏可辦妥了？」

福臨應道：「妥了，明兒官府裏肯定就鬧開了。」

昨兒從隆福寺回來，顧淮便叫福臨找了個偷兒去趙建安外室家裏走一遭，趙建安倒是疼那外室，給了不少金玉首飾，偷兒偷了東西落了一巷子，鄰里全都瞧見了，報了官後紛紛議論起趙建安外室的身分。

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，除非趙建安謹慎到什麼可以證明身分的東西都沒留在

外室手上，還肯狠心撇開這個外室，而這個外室又是個蠢貨，一點不防備趙建安拋棄她，否則趙建安別想乾乾淨淨脫身，便是脫了身，讀書人沾上這樣的事也要掉層皮。

顧淮看了一眼天色，道：「套馬，走吧。」

福臨應了一聲，替顧淮駕車去了顧家。

顧淮進顧家十分輕車熟路，甚至不是僕人給他領路，而是顧家的僕人跟在他後邊走。

等他到了臨近花園的顧老太爺的院子裏，天色已經黑透了，顧老太爺的院子裏點著明亮的燈，高麗紙糊的窗戶透著淡淡的橘色。

他才進院子，就有人去房門口通稟，等他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丫鬟只不過福一福身子而已，沒多說旁的。

顧淮進了上房，顧老太爺正在用膳，他抬頭見了顧淮，放下碗筷漱口，擦了嘴角問：「用過晚膳沒有？」

顧淮作揖道：「吃過了。」

顧老太爺點點頭，起身道：「走吧，去祠堂裏說話。」

顧淮嘴角微抿，跟著去了祠堂。

顧老太爺的院子離顧家祠堂有一段路，一路上兩人一前一後地走著都沒說話。顧淮偶爾抬頭便發現顧老太爺的背有些駝了，他略攥拳頭，直視前方，繼續闊步跟上。

到了顧家祠堂，從門口走到祠堂裏面，再沒有一人。

顧老太爺給祖宗和其他逝者的牌位上了三炷香，顧淮跟在後邊也上了三炷香，他的視線落在一個女人的名字上，過了好一會子才挪開，從軟墊上站起來。

顧老太爺頭髮半白，鬍鬚早就花白了，眼瞼常年浮腫，但神色堅毅，看著顧淮的時候很和藹，他緩聲道：「懷先啊……」他只叫了顧淮一句，便沒有下面的話了。顧淮眼眶微紅，拱手作揖，雙手幾乎到了顧老太爺的腰間，他語氣堅定態度誠懇，道：「外祖父，我想娶沈家二姑娘。」

顧老太爺喉結滑動了幾下，沉默良久方扶起顧淮，道：「……想清楚了？」

顧淮直視顧老太爺的眼睛，點了一下頭，道：「想清楚了。」

顧老太爺轉了個身，不再看顧淮，而是望著顧家宗祠裏的所有牌位，用嘶啞而滄桑的聲音問道：「她可知道你的事？」

顧淮搖頭道：「尚且不知。」他打算明天就去跟她說。

顧老太爺「嗯」了一聲，以他對顧淮的瞭解，其實也猜到顧淮不會貿然同外人交底，便道：「也就是說，她還沒答應嫁給你。」

顧淮道：「是。但是孫兒……能讓她答應。」

顧老太爺笑了笑：「聽說她是很有主意、膽子也很大的姑娘。這樣的姑娘主中饋固然好，你卻未必降服得了她，她也未必肯嫁給你。」

一個敢靠賭贏幾萬兩的姑娘，顧老太爺生平頭一次見。

顧淮道：「孫兒沒想降服她，只想與她……與她相濡以沫。」

顧老太爺凝視顧淮，道：「四丫頭是不適合你。你自己拿捏著分寸，未成親之前不要與人說多了，色令智昏……不過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。」

顧淮滿眼欣喜，道：「外祖父，您同意了？」

顧老太爺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去吧。若成了，回來告訴你母親一聲。」

顧淮望著他母親的牌位，輕歎一口氣，隨即淡淡地彎了彎眼睛。

等他回去的時候早已經饑腸轆轆，夜裏吃飯時喝了些酒，胃裏暖融融的，略休息了會兒又去院子裏打了一套拳，才洗漱睡去。

第七十一章 舒閣老作媒

次日早上，天不亮顧淮便醒了，小廝按照他平日的習慣隨便揀了件七八成新的直裰，他皺了皺眉道：「不好看，換一件……沉穩些的。」

小廝換了件墨綠色的暗紋直裰，顧淮換上對鏡照了一遍，覺得滿意了才出門。

他與舒閣老約在了青石齋附近一間十分偏僻卻寧靜的酒樓裏見面，酒樓裏有亭臺樓閣，迴廊曲折，一眼望不到底。

為掩人耳目，他先進去在雅間裏約莫等了半個時辰，舒閣老才姍姍來遲。

舒閣老今日做了尋常打扮，穿著五六成新的舊衣裳，袖口有些泛白，身邊只跟著兩個其貌不揚的隨從，但隨從四肢有力，下盤穩重，腳步輕快不虛浮，一看就是練家子。

顧淮聽到雅間門口有動靜，連忙起身相迎。

舒閣老繞過屏風進來，定定地望著顧淮，他負手而立，面帶莊重的微笑，貴氣逼人，眼神裏探究的意味藏得很深，卻莫名使人不敢直視。

若換了旁人，一知曉舒閣老的身分，早該被他的威嚴嚇得腿軟。

這是兩人第一次正式見面，從前只匆匆在街道上隔著小車窗見過一面而已。

顧淮連忙垂首作揖，恭敬道：「門下學生，拜見中堂。」

舒閣老點頭笑了笑，道：「懷先坐。」

顧淮略微垂著眼皮坐下，此次私會比他想像中還要肅然，舒閣老不是好說話的人，他若輕易答應婚事，必然不能取信於閣老。

舒閣老與顧淮第一次正式見面，舒閣老言語之間雖很隨和，但他的官威著實逼人，顧淮十分小心謹慎，低著頭，若非必要對視，視線始終只禮貌地落在舒閣老的衣領上。

舒閣老眼明心亮，他一邊說話一邊打量顧淮，一是看其言行舉止，二是看其相貌。他本身不大重視男子相貌，只是他想若為沈清月選夫婿，姑娘家會看重外貌。其實他更中意顧淮的氣度，雖說顧淮是寒門子弟，卻無窮酸相，眼神質樸堅毅，這點比他的相貌還要出眾，顧淮外形與氣質都很好，舒閣老也無可挑剔，心裏已將他列為最適合的人選。

他起初只與顧淮說了些讀書人的事，談一些四書五經裏的東西，意為讓他放鬆一些，甚至還故意挑了《尚書》裏的內容閒聊。

《尚書》是顧淮的本經，他最是擅長，可以說比舒閣老還精通，而顧淮人很不錯，即便他長於《尚書》卻無炫耀之意，很是克制自己的言語，言談十分得體。

舒閣老更是歡喜，眼看時候到了，方問及顧准的親事。

顧准微愣，拱手答道：「前幾年因家父家母相繼過世，學生一直守孝，後來一心應試，家裏又沒個長輩，親事至今未定。」

舒閣老笑了笑，這些他早打聽過了，否則今日也不會來找顧准。他不緊不慢道：「我有一樁好親事說給你，若你肯，以後便是……便是一家人。」說罷，抬眉瞧了顧准一眼。

與閣老做「一家人」這樣的誘惑，對於一個初入仕途的寒門學子而言甚大。

舒閣老繼續淡笑道：「我家姑娘容貌出眾，勤儉持家，聰慧賢明，出身尚可。實乃是一樁良緣，若非懷先才貌雙全，風評也不錯，我倒不敢將姑娘託付給你。」

舒閣老信心十足地笑看著顧准，這樣好的親事，任何人都沒有婉拒的理由。

然而顧准身子有些僵，微微張著唇，似乎不是聽到天大的好消息一時反應不過來的癡傻，而是在想該怎麼回答。

舒閣老的眼神越發探究，他不輕不重地放下茶杯，問道：「怎麼？懷先可是擔心我所說不實？」

顧准連忙起身，道：「的確。據學生所知，中堂家中並無千金，不知中堂是何意？」

舒閣老臉上的笑意冷淡了幾分，道：「雖不是養在我家，卻與舒家親如祖孫，你若同意，待婚事定下，我方可仔細說與你聽。」

顧准做了一個深揖，鄭重道：「原是如此。但……請恕學生不能答應！」

舒閣老眉毛抬動一下，道：「是何故？可是嫌棄姑娘並非生於我家？這你大可不必擔心，我說了將她視如己出便不會出爾反爾，往後你娶了她，自然也可將舒家當做親人走動。」

顧准作著揖，不肯起身，聲音有些發顫道：「中堂，學生雖未娶親，可……可學生心中已有屬意之人，現下還未提親，不過是有其他考量怕唐突佳人。學生非卿不娶，中堂好意，學生實在難從！」

舒閣老嘴角略揚一下，他早聽胡掌櫃說了，顧准與周學謙兩人都對沈清月有意。他壓下嘴角，半晌沒有說話，眼睛一直盯著顧准的雙手。

這後生看著穩重，到底還是怕了，否則拇指怎麼會不住地顫抖，不用看也知道，顧准額上肯定有冷汗。

顧准腰身半彎，呼吸都粗重了一些。

舒閣老冷聲道：「我不過有作媒之意罷了，倒沒有非要強人所難，你且起來說話。」

顧准直起身子便如舒閣老所料，立刻用袖子擦了擦額頭，面色也有些發白。

舒閣老又道：「坐下說話。」

顧准戰戰兢兢地坐下，緊張得捏起了拳頭。

舒閣老不鹹不淡地又問了一句，「非卿不娶？」

顧准聲音澀啞，卻很篤定地道：「非卿……不娶！」

舒閣老沒說話，但他心裏清楚，顧准會這麼害怕，是因為知道今日拒絕了他，便是得罪了舒家。一個初入仕途的翰林得罪了閣老，除非熬死舒家人，否則很難出人頭地。

舒閣老狐疑道：「你這般死心塌地，莫非是有把柄在人家手裏？若是，這你無須擔心，我自法子替你解決。」

「不是，是下官心甘情願的。」

舒閣老「哦」了一聲，又道：「世間少有癡情人，心意相通尚不至於你這般專情，難道你與那姑娘……」

顧淮慌忙道：「沒有沒有！下官敬重她，豈敢有逾越之舉！不過是下官性格固執，中堂莫要再探問了，下官心意已決。」

舒閣老緩聲問他，「可想清楚了？別是年輕人一時衝動，到時悔之晚矣。」

顧淮側身拱手道：「下官活了二十一載，馬上都快二十二歲了，雖然年輕，但年幼貧賤多行鄙事，又父母雙亡，也算看清人情冷暖，很知道下官今日所為意味著什麼。若下官今日為前途可出賣婚姻、放棄所愛之人，往後……往後未必不能為了前途拋棄妻子。敢問中堂可敢將姑娘託付於這樣的奸猾心狠之人？中堂便是為了姑娘好，也不該青睞下官。」此為肺腑之言，為人家長多少也該感動，不再強人所難。

舒閣老確實感動，卻依舊道：「聽你此言，你倒是端方君子，若把姑娘嫁給你，我倒不怕你會虧待她。」

顧淮又從椅子上起來，作揖道：「夫妻之道並非賓客之道，下官是不會虧待女子，卻無法將她放在心上，於她而言，何嘗不是一種折磨？」

舒閣老灰眉微翹，這後生不光文章寫得好，心思也細膩，出身鄙賤又不自輕之人，才有此德，難得難得。

舒閣老溫聲道：「你坐下說話，我說過了，沒有逼迫你的意思。」

顧淮坐回椅子上，臉色蒼白，有些難看。

舒閣老臉上帶著淡笑，用長者態度關懷地問：「懷先，到底是哪一家姑娘有這樣的好運氣受你看重？我前些時候聽說你去過永南郡主家，可是永恩伯府之女？」

顧淮搖頭道：「不是。她……出身不是很高貴，不過無妨，下官更看重她的脾性。」

舒閣老又問：「那是？」

顧淮抿著唇角不肯吞，像是怕舒閣老以後會為難他的心上人。

舒閣老打趣道：「你今日不說，難道你去提親的時候還瞞得住？」

顧淮執拗，害怕舒閣老加害女方，還是不肯說。

舒閣老笑呵呵道：「你總歸不會因為我今日一席話就不娶她了吧？提前告訴我也無妨。」

顧淮攥著拳頭，眼眶泛紅，極力壓抑他滿腔的憤懣、恐懼與不安。

舒閣老自知凡事應有度，顧淮之心可鑒，倒不必再試了，於是道：「好吧，既你不說，那就我說。你可想知道我要替你做的媒，是哪家姑娘？」

顧淮擺了一下頭，道：「下官不知。不過既無緣分，中堂不必告訴下官。」

舒閣老笑道：「你當真不要聽？」

顧淮肯定地搖了一下頭，冷淡道：「下官無意知道。」

舒閣老眼角眉梢都是喜色，繼續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想娶的是沈家二姑娘，是也不

是？」

顧淮震驚地抬起頭，瞪大了眼睛，擰著眉頭瞧著舒閣老，毛髮都快要豎起來，眼神裏帶了些防備警惕。

舒閣老抬抬手，壓了兩下，道：「稍安勿躁，我不是要對她怎麼樣。」

顧淮還是不敢信，他身體略微前傾，直直地看著舒閣老，靴面輕輕鼓起，雙腳緊抓地面。

舒閣老端起茶杯揭開茶蓋，撥了撥水面嫩綠的新茶葉，道：「看來我沒說錯。」

他一揚下巴，望著顧淮饒有深意地道：「可巧我要與你做的媒，便是……」他又故意停頓了一下，笑道：「沈家二姑娘。」

顧淮耳朵動了一下，呆若木雞，好一會才回過神來，道：「沈、沈二姑娘？閣老莫不是與下官說笑？」

舒閣老喝了一口茶水，放下茶杯，一本正經道：「未曾與你說笑，是她。」

顧淮雙肩瞬間放鬆一些，拳頭也放開了，手掌心裏沁著一層汗。他不解地道：「怎麼會是沈二姑娘？下官與沈家二爺頗有交情，這幾年似乎從未見過舒家與沈家有來往？」

舒閣老淡聲道：「此事複雜，不宜聲張，你先爛在肚子裏不許與任何人說，包括沈家人，待你們成了親我再與你細說。」

顧淮眼神呆滯了一會才眨了兩下，問道：「好。只是不知道中堂如何出面替下官作媒？」

舒閣老面帶笑意道：「無須擔心，你先回去等我消息，若此事成，你直接去提親就是。你畢竟是狀元，沈家難道還會拒了你的婚事？」

顧淮彷彿明白過來，道：「中堂的意思是，下官直接與沈家提親，您不出面，但親事成後您願認下這一門親事？」

舒閣老滿意地點點頭，道：「正是如此。若親事不順，我自然會襄助你；若順利，皆大歡喜。」

顧淮滿心歡喜，起身作揖道：「下官多謝中堂！」

舒閣老笑著提點他，道：「你還是自稱學生吧。」「學生」當然比「下官」來得親厚。

顧淮改了口，道：「學生謝過中堂！」

舒閣老擺擺手，道：「你去吧，我尚且有事，若有消息，我再讓胡掌櫃通知你就是。」

顧淮又作揖，道：「學生告辭。」

舒閣老點點頭，等顧淮走後欣慰地笑著，這一樁婚事實實在在太好，顧淮不僅才學過人，品性也好，待沈清月一片真心，為了她可以放棄功名利祿，必是可同甘共苦之人。

將沈清月的終身託付給顧淮這樣的人，他便是死也瞑目，將來九泉之下見到女兒，也可以勸她放心了。

這一折騰就快中午了，舒閣老略坐一會，他的兒子舒行益與嫡長孫舒良信就趕了

過來。

三人見了面，舒閣老同兩人道：「懷先答應了。」

兩人皆是欣喜，舒閣老又把他如何試探、顧准如何表現說給兩人聽。

舒行益不住地點頭，道：「如此甚好！月姐兒也算託付有人了。」

舒良信也露出笑意，道：「孫兒也很喜顧六首，在永恩伯府的時候，我便覺得此人不錯，不驕不躁，穩重大氣。」

舒閣老又問：「他們幾個什麼時候來？」

舒良信答道：「老二老三還在路上，老三知道要見妹妹，衣裳都換了幾套，磨磨唧唧不肯出門，頭上還擦了油，這才被趕著出門。」

舒閣老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婚事還不知道月姐兒肯不肯，等她肯了，再與其他幾個人說。」

舒良信有些緊張地搓了搓手，道：「祖父，咱們家裏人多，妹妹再是端莊大方，一時見了這麼多生人只怕要膽怯，一會我們幾個先躲後面去吧。」

舒閣老頷首道：「正有此意。」他看著舒行益道：「你也去，我先一個人見見她。」

舒行益一愣，道：「父親，兒子也要躲嗎？」

舒閣老道：「自然，你長相酷似我年輕的時候，看著有些凶，月姐兒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乍見你我二人，豈不嚇得心慌腿軟？這還如何認親？」

舒行益摸了下自己的下巴，他真的長得凶嗎？他無奈地笑了一下，自己一個翰林，都多少年沒和「躲」字沾上邊兒了。

舒閣老很期待見到沈清月，笑著捋了捋鬚鬚，同舒良信道：「也不知道月姐兒和你姑姑像不像……」

舒良信道：「孫兒見過月姐兒，她與祖母眉眼很像，沒有什麼小女兒家的嬌柔之態。」

舒閣老臉色淡然，道：「想來還是與你姑姑像的，估摸著神色不多大像吧。你姑姑長得有幾分英氣，實則心軟至極，月姐兒不嬌弱，很好很好。」

舒行益不知想到了什麼，低下了頭。

舒良信小聲說了一句，「想必妹妹在沈家是吃了些苦頭的。」

三人默然，半晌舒家其他的人也陸陸續續來了，他們一家子全在這鬧中取靜的酒樓裏耐心等著沈清月。

沈清月卻在沈家被絆住了腳步。

她一早起來便找好了出門的藉口，準備去稟了沈世興就走，不巧她去的時候沈世興不在，兩個姨娘說沈世興今兒休沐，一大早就被老夫人給叫走了。

沈清月在沈世興的院子裏等了一會，眼皮子莫名其妙地跳動著，她有些不安，想著今日事多便不再多等，欲和方氏打過招呼再出門。

沈清月才從修德院裏出去，方氏便跟著鞋子慌慌張張地找來了。她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一瞧見沈清月，雙眼一亮，幾乎是撲過去，扯著她往修德院裏走。

沈清月稀里糊塗，握著方氏冰冰涼涼的手，道：「二伯母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方氏眼眶紅紅的，顧不得許多，拉著沈清月問兩個姨娘院子裏可有能借用筆墨的

地方？

姨娘趕忙領著兩人進了沈世興的小書房。

方氏沒在書房門口留人，她牽著沈清月跑進書房，關上門顫聲同她道：「月姐兒……老夫人要將妳遠嫁河間府，那個公子只是個窮酸秀才，自從十五歲中了秀才考了九年都沒中舉人，他前一個妻子病逝留下一個兒子，家裏又有一個潑辣的寡母，看著就十分難相處。

「聽我的人說，男方家裏的大雁前天都送來了，今日來府裏就要找妳父親問名占卜吉凶，妳父親已被老夫人困住，我早跑去請安都沒能進去，只、只隱約聽見……」方氏越說越慌張，臉色煞白道：「隱約聽見……妳父親好像抵擋不住老夫人的命令，似乎……似乎有屈服之意！」

沈清月渾身僵冷，如墜寒潭，木木地看著高麗紙糊的窗戶，朦朦朧朧的花窗透出一點點外面風景的輪廓和剪影，但怎麼也看不清外面的景色，偶有夏風吹拂，紙窗往鏤空之處輕微凹陷，緊緊地貼在雕花上急急顫動，很有些在勁風中軟弱無助的意味。

沈清月不是不知道沈老夫人的心思，只是自己空有名聲，出身不高，又是個沒有母親的閨閣女子，要想指望父親替她挑個人品好又合適的夫婿實在不容易，她自己籌謀過一次也無疾而終。放眼望去，熟識的親友家中，能夠託付終身的公子竟然沒有一個。

可她也沒想到沈老夫人會這麼心狠手辣、不要臉皮，竟敢將她許配給這樣的人家，此事若傳出去了，沈老夫人刻薄的名聲是坐定了！

可沈老夫人好像也不懼怕她的外祖家了，否則也不敢直接釜底抽薪，讓人措手不及。

難道她外祖家出了什麼事不成？抑或是她一開始就猜錯了，她的外祖家只是羅嬾嬾舊主之友，也許比沈家好一些，但是與正六品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官職差不了多少，並非胡掌櫃的主子，和周學謙說的戶部四品以上大員沒有半點關係？

沈家一直顧及她的顏面，大抵是因為當年之事有虧，又或許有別的內情，如今沈老夫人恨極了她，鐵了心要撕破臉皮，便敢如畜生所為將她嫁去這樣的人家！

沈清月越想越覺得頭皮發冷，她雙足如灌了鉛，兩手亦發了冷汗，茫茫天地，瑩瑩孑立，踽踽獨行，無所可依……人世是地獄一樣的試煉場，難怪佛說人生來便是受苦，佛祖誠不欺我！

方氏急得直掉眼淚，她摟著沈清月安撫道：「月姐兒妳先別怕，我早讓妳二伯父替妳相看，但風評好，潔身自好、未來可期的公子真的難找，眼下只能委屈妳一些，雖然對方出身不好，但為人憨厚實在。妳現在先聽我的，手書一封寫給真定陳家，我畢竟是沈家媳婦，不便朝陳家開口。妳親自求陳家幫個忙，有他們開口，老夫人必要忌憚幾分，若能拖延一二，我與妳二伯父一定竭力替妳定下這門親事。」

沈清月腦子裏亂過後漸漸冷靜下來，她攥著冰冷的手掌心，問方氏道：「真定陳家？哪個陳家？我怎麼從未聽說過？」

方氏欲言又止，眼神閃動片刻才道：「是、是妳父親從前讀書借住的地方，此、此事三言兩語難以說清，我也不知當年內情，不便與妳多說，妳且快聽我的寫信給真定陳家，我著人快馬加鞭三天內給妳送出去，妳的婚事便還有轉圜餘地，否則木已成舟，妳這輩子就毀了！」

方氏拽著沈清月走到書桌旁，催著她快寫。

沈清月頓時明白了方氏的意思，當年沈世興與她生母之事能善了，必是真定陳家在其中斡旋。若真有沈老太爺的故交陳家在其中調停，便更說得通沈老夫人從前為何不敢縱容柳氏侵吞她的嫁妝，想來還是看在沈老太爺的面子上，要些臉皮的。只是現在沈老夫人連這點臉皮也不要了。

方氏眼下的意思便是要她請陳家替她聯繫她的外祖家，請她外祖家出面，阻止這門婚事，可她今日下午就是要去見外祖家的人，若外祖家真出了什麼事，便是寫信給真定陳家也於事無補。

沈清月握住方氏的手腕，鎮定道：「二伯母，不必了。」

方氏一臉茫然，道：「什、什麼？什麼不必？」

沈清月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不必寫信去陳家了，老夫人敢這麼做必然是不怕了，我另有法子，您先回去吧，若命該如此，只能算我……算我這輩子命不好。」

方氏不知道沈清月要做什麼，死死地扣住她的手腕，道：「孩子，妳可別犯傻！此事關乎妳終生前途啊！」

沈清月扯了個笑容出來，道：「您放心吧，我不會做什麼傻事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勞煩二伯母替我遮掩一二，天黑之前我一定好好回來。」

方氏與沈清月對視了好一會，捧著沈清月冰涼的雙手，點著頭道：「好好好，妳去，等妳回來，正好妳二伯父也該回來了，此事肯定可解。」

沈清月福一福身，拜別方氏，只領著春葉一個人出了門。